

# 無盡的哀思：悼念牟宗三先生 兼論「形而上的保存與實踐之開啓」

林安梧\*

牟先生去已杳矣！然依稀彷彿，形容樣貌，如真似幻，如幻似真，心神隨之浮沉起落，既而思想起時代之業痛，滿心愴然，良久已矣！

老師！您就這樣走了！走得這麼辛苦，走得這麼不捨，眼看著您纏綿病榻，受病魔折磨，心裡就有深深的痛楚，深深感受到此非僅病魔而已，實是蒼生之苦業也。走了！何嘗不是一種了脫，其實對老師而言，本無所謂的了脫與不了脫，老師強調的是不離世間，正因為此「不離世間」，老師註定被世間之業所擾，並甘心承受之，願以其承受而消世間之苦業也。

世間之業，存於虛空，感之即有，息之即無，有真血性、真感情者必有所感，以其所感而體受天地間之魔業也，體受之，此所以不忍眾生之謂也。若無血性、無感情者，徒以學術知識取其權力地位而已；此既無所感，即無所受，因之亦必無所苦，如此當然可以做一偽似之從容貌，縱橫上下、驕其國人，此蓋名流俗士者也。今人反以名士稱之，蓋「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賢士無名，讒人高張，余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屈原卜問，吾亦問之，問之奈何？

老師所做之哲學建構，體系整然，博厚高明，但並不為時代學術主流所青睞，總在邊緣奮鬥中。無權、無位、無力，然六經正以此而責其大開生面也，這時儘管時代的壓迫，主流學術之排擠，從天乞其活埋可也。船山有云「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明末遺民若此，民國以來流離失所之儒者何嘗不如此！

老師之哲學建構看似客觀知識，然非與生命無關也，老師所做之學問乃是一「生

---

\*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命之學問」也。有人說牟先生並未真受用於此學問，此或的然，因牟先生是一開拓者，而不是一享用者，此正如同一開荒者，彼開荒而子孫享福，然他自家却深受開荒所沾惹之苦業病痛所折磨。甚至晚年而愈甚，哀哉慟矣！哀哉痛矣！

牟先生之學非限於執著之世間相以為學也，彼更有進於此者，彼釐清此執著相之界限而建立一「執的存有論」，更而入於無執著相，開啓一「無執之存有論」，此上接華夏儒、道、佛三大教傳統，旁通統貫西洋哲學，並折衷於康德，而有所抉擇成全也。

就此「無執之存有論」乃為不可說之境，只宜默契道妙焉爾，此是證會處，非理論之所能及也。牟先生非於此構作理論也，牟先生乃由是而以理論言說逼顯也。不明此理者以為牟先生於此構作理論，而說牟先生只一知解宗徒，此大謬誤也。實者，牟先生是經由一遮撥之方法，而契乎道體，並以此道體而顯現之也；前者重在「遮」破境執，而後者則重在「表」現事物之自身。蓋「遮、表並濟」以成此偉構也。

牟先生之偉構乃在此「無執的存有論」與「執的存有論」兩層存有論之對舉，並融通統貫、一以貫之。前者以賅「物自身界」、後者以攝「現象界」，前者以安頓德性界、後者以安排知識界，前者是一無對象相之如相、而後者則為主客對立之執著相，前者以融通儒、道、佛，後者則以涵攝現代之民主、科學等等。以其無執也，故去其染污、苦業，使得中國傳統之儒、道、佛得以調適而上遂，精純之以顯其精神；如此一來，儒、道、佛自無任何之煙火味、塵囂氣，可謂「純亦不已」矣！這裡我們看到牟先生這樣的新儒學所走的路是一「形而上的保存」之路，特別是經由理論之逼顯以成就的形而上保存之路，此頗異於往昔之以道德實踐、體悟修行所成就之形而上保存之路也。就哲學之立論言之，此蓋受西洋哲學方法之衝擊所以回應挑戰而成就之偉構也。

形而上之保存所以培本固元，求所以能以本貫末也。這是中國民族在面對整個存在失落、意義危機之後理論上之克服(非實踐上之克服)，牟先生經由理論之逼顯，而開啓一形而上之理境，為我民族尋得一超越之理想真空家鄉也。此仍只是一理想之真空家鄉，而非一真實落實之家宅也，蓋現實之家宅俱已毀矣！回復之，何其難哉！何其難哉！就此形而上之保存所開啓者只此理想之真空家鄉，於實踐處言之，自難免空洞而不切，此理勢之所必然。近人侈言實踐者，不識牟先生所做形而上保存之為可貴，以俗智而輕責其無實踐力，此不知理勢之所必然之過也。此不辨理勢之過，亦為一理勢，容之、諒之，可也，辯之、呵之，是又過矣！吾寧馨香祝禱，

願吾學界不必爲此無風起浪也！共勵勉學，邁步前進可也。

牟先生借西哲之康德哲學以會通中國哲學，此其所以爲「善巧」也，亦此其所以爲「不善巧」也。其善巧處在以此對比而有完整之結構，並超邁康德，而欲補康德之不足；然其不善巧處亦因借康德而受限於康德之結構區分，本可一貫，却又難免兩分，本可融通，却又難免異別。此兩分處、異別處，最後則扣在一個「心念」活轉上，此所謂「一心開二門」之架構是也，此所謂「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知性主體以締建民主、科學」之表述是也。

一方面是康德哲學之视界自有所限，以其所限在「主客對立」、「境識兩分」的格局，雖欲超邁，但一談起「一心」、「良知」、「道德主體」，總會讓人往「主體主義」面去聯想，而忽略了牟先生所言之主體乃是在生活世界活潑潑之主體也。再者，另一方面則又因牟先生所開啓之生活世界仍是一理想之真空家鄉式的生活世界，此生活世界之爲鳶飛魚躍，此當然是就其理想處來說，至於現實則仍是無家可歸，仍待此「主體」之奮鬥也。此主體之爲絜靜精微以上契於「道」，又此主體之爲載浮載沉以下接於「世」，主體之矛盾、破裂由是可知矣！牟先生承載時代之苦業亦由是可知也！「家毀」、「神傷」，此時代之共業，唯一心之靈智爲可恃也；此牟先生學問果眞爲「主體主義」者在此，近人比之於近代西方哲學之主體主義之爲不倫也，其無識焉，此亦理勢之所然也，此時代之病痛焉！

「家毀」而「大地」仍在，此所以爲「坤」也；「神傷」而「良知」猶存，此所以爲「乾」也。我以爲此是「坤德未毀」故「斯土安身」，「乾道難知」故「惟誠立命」。理勢推移，牟先生「形而上保存」之所完成的志業，其碩果僅存者，非豐美之「物實」也，乃所以傳「種子」也。就此言之，牟先生自己完成了其階段性之偉大任務，此「種子」當續播於華夏及全人類大地，務其生長也。但要生長，則必破此種子之核而出焉！不可執泥於往昔之論述架構，斤斤然較量焉，是又何用哉！

牟先生完成了「形而上保存」的偉大志業，爲當代新儒學立了理論的宏規盛業，但此宏規盛業只是爲了華夏留「種子」而已；新一輩之志業自不能走此形而上保存之路，亦不能只迷於此宏規盛業之爲美，而是要拿這些「種子」種在泥土裡，讓它好好生長。新一輩果爲述志繼事者，當面對的是「歷史社會總體之挑戰」，面對台灣海峽兩岸貧瘠而衰頹的文化土壤，如何深耕易耨，發榮滋長，此實爲吾人所終身戮力者也。